

生活物语

谁谓茶苦

王同举

《诗经》里说“谁谓荼苦，其甘如荠”，诗句中的“荼”就是苦菜。

苦菜是乡下极为常见的一种野菜，叶片细长，边缘有锯齿，茎秆是中空的，轻轻一掐就渗出白汁。苦菜“贱生”，骨子里透着一股韧劲儿，无论是在荒坡地、田埂边，还是在土墙缝里，它都能扎根生长，一场雨后就能蹿出老高。入夏，苦菜的茎秆顶端开出一朵朵小黄花。花谢后，花托上结出细小的籽，风一吹，籽儿落进泥地里，来年春天又会孕育出一片新的生机。

老家屋后有一片荒坡地，入夏后，雨水频繁，苦菜疯长，母亲就挎了小篮子，带着我去地里挖苦菜。母亲沿着坡地细细搜寻，看到苦菜丛生的地方就蹲下身，左手拢住一把苦菜，右手握铲，把铲尖探进苦菜根部的松土里，轻轻往上一撬，一棵完好的苦菜就被挖出来了。我嫌用铲子麻烦，就伸手去扯，有时候用力过猛不小心摔倒，弄得满身都是草渣和泥，狼狈样惹得母亲大笑不止。母亲总是每隔几步才选几棵下铲，她说：“苦菜是靠泥里的根串着长的，同一块地挖得太密，这块地就断了‘香火’，来年可没得挖了。”看似粗糙的话里，却藏着乡人最实在、最朴素的生活哲学。在土地上讨生活，就得像挖苦菜一样，不可过度索取，要留几分厚道给土地，生命才能得以延续，生活也就还有盼头。

不一会儿，竹篮里就堆满了脆嫩嫩的苦菜，苦菜根部还带着泥。手握过苦菜叶，沾上了苦菜那股独特的清苦味儿，久洗不去。

苦菜的苦跟苦瓜不一样。苦瓜的苦是“直筒子”脾气，从入口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都铆足了劲，苦得执着，苦得彻头彻尾。苦菜就没这般霸道，它苦得随和，洗净了跟蒜泥、醋一拌，苦菜叶裹着醋汁在舌尖打个转，苦气被醋香勾着，先退了三分锋芒，却又不会完全藏了踪影。嚼到最后，舌根子底下尚留着点苦底子，咂咂嘴，还能品出一股沁人心脾的回甘。

苦菜吃法简单，最常见的是凉拌。将苦菜洗净，焯水，沥干后切成段，拌上蒜泥、醋和盐，淋上香油即可端上餐桌。夹一筷子入口，先是舌尖上漫开一股清苦，味涩却不刺喉，咽下后，喉咙里会慢慢泛出一丝甜意。煮苦菜蛋花汤时，苦菜叶在沸水里舒展，锅中飘起淡淡的苦香，苦菜的绿与蛋花的黄相映成趣，看着就令人食欲大增。

《本草纲目》说苦菜能清热解毒。有一回我嗓子疼，咳嗽不停，母亲就去地里挖些苦菜回来，把根须洗净，掺着冰糖一起煮水给我喝。喝下去后，嗓子就像被清凉的泉水滋润过一般，感觉舒服多了。乡下的孩子总喜欢在田埂上玩耍，若是被蚊虫叮咬得浑身发痒，随手掐下几片苦菜叶，放在掌心揉搓出汁，往瘙痒处一抹，痒意便消，比抹清凉油还管用。

“采苦采苦，首阳之下。”垄上熏风又起，千年前的采菜人早已作古，苦菜仍贴着地皮蓬勃生长，年复一年地开花、结籽。苦菜扎根的泥土里，总藏着未说完的故事，就像那些被留存下来的根须，在泥地里暗暗攒着劲儿，等一场雨水便冒出新绿。原来时光早把最深的情，酿成了舌尖上的回甘，藏在每一口清苦里，等懂它的人来尝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(仅限本地作者):
k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身份证号,并附上银行信息及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1941年的银信

刘利元

喜,贺新年,阿爸金山去赚钱。赚得金银千万两,返来起屋又买田。”但银信所汇银钱一般只在家族内分配,很少惠及外人。在海外没有亲人的人家怎么办呢?阿爷和几兄弟都在村里种田,没有人出洋,望着被鬼子践踏的稻田,充满忧愁。

早造水稻一天天泛黄,但穗子轻飘飘的,很多只有谷壳没有谷种。完了,完了,全完了,不要说晚造的稻种没有着落,连吃的也不够了。在全家人陷入绝望的时候,村里收到一份非常特殊的银信,是旅美的华侨邮给本村所有村民的。

共两页纸,第一页内容如下:

领明、道生、明璞、琳明、圣璋、丕明、圣拱、圣伦、椿明、圣耀、圣赞、卓文暨四村列位兄弟公鉴:昨阅各报所知,台城失陷,邻近村落洗劫一空,闻者痛惜。同人关怀家乡,现在美洲筹有些款救济乡中之难民。是日汇上仄纸一张,伸港币二千大元,文明璞、圣章台收下,折合国币分派隔凹、西安、莲洲、横边四村居于家乡者,不论贫富、男女、老幼,每人享受国币十大元。倘有富者不领受及余存之款,拨归组织看更之用,兼保耕种,以维持治安,公私幸甚,并

请筹安。

宏明、圣德、开基、圣质、道俊、圣熙、乃文、国道、晋圣、有栋、圣进全上

民国三十年五月十二日

第二页是捐款名单,上面写着:

兹收捐款人名开列

德予捐美金四十大元,圣熙捐美金三十大元,秋明捐美金三十大元,郁均捐美金三十大元,圣质捐美金十五大元,道臻捐美金十五大元,普圣捐美金十五大元,有栋捐美金十五大元,道俊捐美金十五大元,云圣捐美金十五大元,宏明捐美金十大元,龙攀捐美金十大元,国道捐美金十五大元,义圣捐美金十大元,道南捐美金十大元……

总共有51人捐款,最多的捐40美元,最少的捐1美元,合计430美元。

那个年代,华侨出洋非常艰辛。一般是在外做工两年,才能还清出洋所借船票钱。华侨赴美,洗衣居多。每日工作10到15小时,可以挣到0.7—1美元,其中吃、住的基本生活开支要占一半。华侨日日劳作,每天不停地浆洗、熨烫,很多人腰椎弯曲、腰腿疼痛,甚至得

了静脉曲张。有一首《八磅生涯》的民谣,描述了洗衣店华工的辛苦生活,“一把熨斗八磅重,十二小时手不闲。一周干满七天活,挣了一点血汗钱。拣到洗,熨到叠,为了一碗活命饭,辛苦劳累在金山。”为了家乡父老,这些华侨在最低限度生存生活的情况下,每人捐出两天到两个月的积蓄。

余伟强说,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,之前赴美务工的余新贤及其堂弟余新伦、余新振、余新伟等加入“飞虎队”地勤队,余新贤获任司令少尉,负责前往学校、中华公所宣传发动,以招募更多适龄华裔青年加入“飞虎队”,回到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,保家卫国。还有更多的华侨加入“一碗饭运动”,每天少吃一碗饭,捐款支持祖国抗战……

今天,这封银信珍藏在广东省台山市台城西郊桂水村史馆,信纸已经发黄,好多字迹漫漶,以至于许多人名只能用“×”代替。

桂水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余伟强讲,这封银信村里人代代珍藏,每当看到这封信,讲述往事的老辈人就泪湿眼眶,海内外中华儿女生死与共的一幕幕感人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

《希望的田野》郭哥 摄

诗歌

几声蝉鸣

陈海权

夏天的午后
阳光撒下金黄的网
微风轻拂,茂密的林间
传来几声蝉鸣

短促的音符,跳跃在绿叶间
悠扬的旋律,飘荡在蓝天之下

蝉儿们歌唱着生命的热烈
我静静地聆听
自由声响的奔放

心灵霁光

报纸迷爸爸

黄美卿

在数字浪潮汹涌的现代社会,信息如瞬息万变的霓虹,在屏幕间流转闪烁。然而,在这喧嚣纷扰的时代里,报纸却恰似一位沉稳从容的智者,静静地坚守着一方宁静的港湾。它宛如一座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宝库,传递着真实而动人的声音,在岁月的悠悠长河中散发着独特而迷人的魅力。

我的父亲,是一位报纸迷。虽已暮年,两鬓如霜雪般洁白,岁月在他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纹路,但这些毫未能削减他对报纸的热爱。父亲常常拄着拐杖,步履蹒跚地前往老人院取报纸阅读。这里的每一张报纸,于他而言都像是无价的宝贝,他满心欢喜地将报纸抱在怀中,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。

记忆中的父亲,是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。破晓时分,当晨雾还笼罩着村庄,父亲就已在村口支起肉摊。他熟练地切肉、称重、收钱,吆喝声在寂静的清晨里回荡。有时为了多卖点肉,他会挑着担子走街串巷,脚步踏遍了村子的每一个角落。午后,骄阳似火,大地被晒得滚烫,父亲又扛起锄头,走向田间。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,在后背晕开深色的痕迹。无论生活多么忙碌艰辛,一有闲暇,父亲便会迫不及待地去拿报纸阅读。

那一刻,他忘却了疲惫与辛劳,仿佛在与久别重逢的老友倾心交谈。他的眼神专注而深邃,手指轻轻翻动着报纸,仿佛在探索一个神秘未知的世界。

那个静谧的黄昏,夕阳将天空染成橙红色,父亲放下手中的报纸,朝我招了招手。我小跑着来到他身边,依偎在他温暖的臂弯里。“丫头,爸给你讲个故事。”父亲翻开报纸,指着一篇报道娓娓道来:“在大山深处,有位老师,在简陋的教室里坚守了三十多年。他用一支粉笔,为山里的孩子们描绘出外面的世界……”父亲的讲述让我仿佛看到了那位老师在灯下备课的身影,看到了孩子们捧着书时脸上洋溢的笑容。从那以后,我也爱上了读报,也慢慢对文学有了憧憬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报纸于我而言,不再只是一张张印着文字的纸张,而是一扇通往广阔天地的窗。我在报纸上领略过塞北的万里雪飘;感受过江南的杏花烟雨;为动人的爱情故事落泪;为深刻的时事评论沉思……我和父亲的交流也愈发频繁,我们会为一场体育赛事争论得面红耳赤,会为一篇优美的散文击节赞叹。那些共读报纸的时光,成了我生命中最温暖的回忆。

岁月无声

父亲的香蕉树

雷华阳

昨夜,窗外的雨一直未停。我的梦,也一直未停。梦里,雨滴打在香蕉叶上,“哒哒”的声音此起彼伏,香蕉树的样子也越来越清晰。

小时候,父亲在院子里种下的几棵香蕉树,成了我儿时的游乐场。记忆中的香蕉树枝干很高,树的主干挺直、光滑,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围着它转圈,在树皮上刻下歪歪扭扭的字。香蕉树的叶子又长又宽,绿得发亮,从茎干上披散开来,向四周伸展,变成了为我们遮阴挡雨的巨大扇子。

父亲常常搬来小桌子,我们带着自己的小板凳,坐在香蕉树下,吃西瓜、嗑瓜子、写作业,端午的粽子、中秋的月饼、过年的糍粑,种种香气蔓延在香蕉树叶上。有一回,香蕉树上掉下一只虫子,正巧掉在我的头发上,我吓得哇哇大哭。每年秋天,父亲总要给香蕉修掉一些叶子,他搭上梯子砍下香蕉叶时,我们等在树下,几姊妹很快抢着巨大的叶子跑了。我们尖叫着边跑边喊:“我有芭蕉扇啦!”“孙悟空,你死定了!”

母亲喜欢坐在香蕉树下为我们缝补衣服。有一回,调皮的我把她针线盒里所有的针全部插进了香蕉树的树干里,害母亲在卧室找了半天。母亲一边找一边着急地念叨:“这针要是掉到床上扎着孩子们可就糟了……”结果是我被母亲用细细的竹棍在香蕉树下打了一顿。如今,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竹棍的滋味,但母亲担心针戳到我们而着急的神情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,一直不曾抹去。

吃香蕉是我儿时最满足的事。当父亲把一大串香蕉抱进屋里,我们总是围上去,看着他吧香蕉的茎用铁棒穿一个洞,倒入一些酒,再用塑料袋包起来,藏在阁楼上。随后的日子,我们便每天悄悄跑去看香蕉是否变黄,用手捏捏这个捏捏那个,看看变软了没有,一旦发现有过黄的或者变软了的,就迫不及待地剥开皮,狼吞虎咽地吃掉。等父母发现的时候,一串香蕉已是残缺不堪。

时光如梭,我们都已长大,也先后离开了家乡。院子里的香蕉树从此“代代相传,香火不断”,原来的几棵香蕉树,已经繁衍了记不清是第几代“子孙”了。旺盛的生命力,加上前仆后继的繁殖方式,一棵紧挨一棵地把院子都占满了。

如今,我买遍了各类品种的香蕉,甚至走遍了热带的香蕉林,却再也没有吃过比儿时的更香更甜的香蕉了。其实,香蕉的味道能有多大区别呢?或许是因为在我的心里,仍有一棵最美的香蕉树,仍有一段最好的时光,它们连同那些美好的回忆一起,都被镶进了梦里那些香蕉树里。

文明健康 有你有我

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天天享有健康生活



江 门 日 报 社